

二十二

「五月二十二日，小誨今天沒來學校，她是怕我對她怎麼樣嗎？」源良闔上日記，期待著明日。

隔日，源良興奮地踏進教室，尋找小誨的身影，「不在」他咕噥著彷彿失去玩物的孩童般，無趣地走回座位，當他在抽屜裡找小說時，摸到了一個髮圈，藍色的髮圈，心想是哪個愛慕者送的，像是收到奇珍異寶似的將髮圈放入盒子收藏。源良盯著小誨的座位，「不在」，這時老師踩著沉重的步伐進教室，呆立著等到歡樂的嬉鬧聲逐漸平息，哽咽地漸道：「小誨昨天自殺了……」班上學生沉默的消化這小說上才會出現的情節，幾秒後，句句的「為什麼」此起彼落，只有源良靜靜地坐著，心想：「這樣就不行囉，那我以後會很無聊耶。」此時他嘴角微微向上彎起。

「今天又有一個髮圈耶，到底是誰這麼愛我呢。」源良沾沾自喜地說道。此時班上的八卦小團體走過身邊，一個女孩不可置信地說道：「聽說小誨是用髮圈來自殺的，用很多個藍色髮圈纏在脖子上，窒息而死。」「而且他的好友時倪好像無時無刻都坐在座位上，盯著藍色髮圈發呆。」另個女孩緊接著。藍色髮圈，盒子裡的藍色髮圈浮現於源良的腦海，背脊頓時發涼，恐懼、害怕湧至心頭，淹沒了愛慕者的心意。突然間，心臟無法自主的劇烈跳動，恐懼漸漸被挑戰的快感取代。踢開時倪班的門，源良揪住時倪的衣領，挑釁的道：「別以為那種東西嚇的了我，想和我玩是吧，我就陪你玩。」語畢，重重的一拳落在時倪的嘴角，鮮血流入口，苦澀並沒有使時倪對源良做些求饒，換來的，卻是微微的一笑，此時憤怒充斥著被老師架住的源良心頭。

接下來的日子裡，源良的抽屜裡每天都會有個藍色髮圈，而他依舊放入盒子裡，彷彿是開始遊戲的動力。源良每天都會道時倪班報到，邀請時倪到頂樓，而時倪從不拒絕，只是面無表情地跟著上樓，鼻青臉腫的默默坐回座位，對源良的行為沒有任何反應，唯獨坐回座位時那淡淡的一笑。

「六月十二，今天又收到了一個髮圈，盒子裡已經有二十一個了，是時倪嗎？一定是他，不然他沒有理由要一直玩弄那個髮圈，對，一定是這樣……那他為什麼要一直給我髮圈呢？我都那樣對他了，還不夠嗎？他不怕嗎？為什麼……為什麼……為什麼……還是其實不是時倪，不可能，在學校我勢力這麼大，誰敢反抗我啊！那到底是誰？是誰？啊！難道是『她』嗎……不可能……不可能……不可能……」源良幾近瘋狂似空洞地盯著那二十一個髮圈，恐懼漸漸蔓延，好不容易發出了個聲音，卻是發自心深入顫慄的冷笑。再次打開日記本，顫抖地寫道：「原諒我吧。」

源良拿出了二十二個髮圈，此時日記本那句「原諒我吧」被人畫上一筆，悚人的紅色映入源良眼裡，那抹紅夾雜些褐色，就和……就和乾掉的血液般，如此駭人，血液雖然乾了，那憤怒卻怎麼也抹煞不了。源良歇斯底里又無助的摀住耳朵，如孤獨地佇立在暴雨中的心靈孤島，竭盡全力的想隔絕一切。

下一秒，暴雨聲怎麼也傳不入源良耳中。